

# 大生档案向社会记忆的转换

□朱江

大生档案在动乱岁月里,竟然还能有机会得以进一步的整理,实在是匪夷所思,真是苍天有眼。1980年代初,南通市档案馆启动第三次大生档案的整理,这也是大生档案全面对外开放之前最后一次系统整理。



1953年大生沪所撤销,大生档案启动回归南通的步伐。大生档案中保存着1953年9月编的《沪所文卷总目录》,是当年整理出的部分大生档案的目录,包括整字第1号至整字第20号,共计1328宗。目录后面还有附注:

1.整理前沪所文件,于1953年8月成立工作小组,即开始进行整理,一、三两公司均派员会同参加工作,至9月26日止,计工作三十天,全部文卷整理完成,共计整理文卷1328宗(编有沪所文卷目录),重行分装12个大箱(编有卷箱目录)。

2.此次整理中提出三公司文件全卷15宗352件,又于各项文卷中抽出关于三公司文件137件,另抄件32件,共计521件,编有三公司接收文卷清册和目录一式二份,一份交一公司存查,一份交三公司收执。

3.三公司文件521件,当即点交严孝圣同志接收,装两箱携往三公司。

根据附注“重行分装12个大箱”“一、三两公司均派员会同参加工作”推断,大生沪所所存的大生档案,应该在1953年8月之前,装入大箱从上海运到南通,在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进行初步分类整理,再重新装箱。附注提到有关大生第三公司的文件点交后,由严孝圣携回大生第三公司,如果是在上海整理的话,应该是第一公司和第三公司分别携回各自公司,才比较合理。

这次整理,严格来讲只是完成了档案整理的前序工作,文件材料未被固定顺序,更谈不上成卷。但这是大生档案历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这次整理,将构成大生档案主体的沪所文件材料进行梳理,基本摸清这部分文件的家底,有了初步的目录,为后续整理打下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目录没有涵盖从沪所运回材料的全部,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到大生第一纺织公司整理档案,在1953年9月编的《沪所文卷总目录》后面,加入整字第21号(1909年—1952年各项工作补选)和整字第22号(补编文卷)。其中整字第21号共编顺序号44号,计143本;整字第22号,共编顺序号59号,有的注明本数和札数,有的没有标注。另外,南大历史系在原有的整字第20号中,续列第19编号,为1946年—1949年的信件回单,共8本。

1960年南大师生对部分大生档案的整理,是真正意义上大生档案的第一次系统整理,拟写案卷题名,编制档号,对每卷档案的内容作简要说明,共整理成1203卷。

1962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蔡耀和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祁龙威、姚能等人到南通,与时任南通市副市长曹从坡商谈,目的是建议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利用假期时间,来南通整理大生档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曹从坡对此表示赞成。这个提议最后没有得以落实,但推动了大生档案向南通市档案馆的集中。曹从坡提出,把大生档案集中到南通市档案馆来。

1962年春,鉴于大生档案处于无专人管理状态,大生一厂又缺乏良好的保管条件,在曹从坡的主持下,存放在大生一厂的大生档案首先移交给南通市档案馆。时任南通市委秘书长的朱剑1962年3月10日给任职于南通市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恒的信里提到:“一厂的

年	月	顺序号	卷	册	备注
1933		1	一厂机底		五卷
1935		2			一卷
1943		3	厂机底		七卷
1947		4	正厂机底		一卷
1911		5	正厂机底		一卷
1912-19		6	正厂机底		七卷
1912-25		7	各厂机底		九卷
1919-25		8	南通第三厂机底		七卷
1927		9	来件		四卷
1947		10	来件		三卷
1913-33		11	南通西厂机底		七卷
1921		12	各厂机底		一卷
1912-19		13	各厂机底		三卷
1935		14	一厂厂机底		一卷
1951		15	各厂机底		一卷
1946-50		16	各厂机底		七卷
1946-48		17	三厂机底		七卷
1917		18	收执卷		一卷
1917		19	通厂收执卷		一卷
1917-20		20	南通各厂收执卷		一卷
1923-24		21	收执卷		二卷
1924-25		22	收执卷		二卷
1933		23	收执卷		一卷
1925		24	收执卷		一卷
1925		25	收执卷		一卷
1946		26	南通各厂收执卷		一卷
1915-29		27	收执卷		三卷
1947		28	收执卷		一卷
1948		29	收执卷		二卷
1947		30	南通各厂收执卷		一卷
1932-36		31	一厂机底		四卷
1935		32	收执卷		一卷
1951		33	三厂收执卷		一卷
1951		34	变更厂机底		一卷
1951		35	一厂机底		一卷
1952		36	一厂机底		一卷
1948		37	各厂机底		一卷

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整理大生档案编制的部分目录

档案资料,已拟于最近几天运来市档案馆,公安部门调去的部分,老杨打算去看一下,也设法统一存于档案馆,以求一公司档案之完整性。”1962年的5月,暂存上海的剩余大生档案由大生一厂的党办秘书洪国辉从上海运往南通,直接进入南通市档案馆。大生档案由大生一厂移交南通市档案馆保管,意味着大生档案原有的凭证和参考价值逐渐弱化,由企业的资产转化为社会的共同记忆。

1962年两次档案进馆,奠定大生档案的基本内容框架。1963年1月4日穆恒给朱剑、江行、曹从坡的信,可以了解到大生档案的集中情况:“大生档案的集中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除上海和一厂的已于去春运来档案馆外,分散于公安局、三厂、财政局和房地产公司的也已分别接收。现正开始整理。过去南大整理了一批,共立一千几百个卷,但比较乱,质量不高,如重行拆开来整理,则花人力太多,只好原卷不动。未整理部分,约八十皮箱,其中账册居多。文件如全部立卷,大约也近千卷。现在账册逐卷清理,已排好次序;由于其作用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加以估计,因此暂时全部保存,将来恐怕要请教专家,才能定其取舍。文件部分,已由我和曹钧二人开始整理。工

作步骤包括鉴别、分类、排次、标题、立卷、装订,最后,要与南大整理的部分合并起来,重行编目上架。其显而易见,没有什么用的,则在整理过程中剔除,作为废纸处理。估计全部工程,可在半年内完成。以后条件许可时,我建议还是要设法添一部分木架,使档案上架。皮箱则可作价出售,或另作他用。这样,既有利于档案之保管收藏,也便于使用。”

据南通市档案馆1982年12月的《大生集团档案目录》介绍:目录号0.6、7三部分的档案系“文革”后期整理,目录号6、7两部分所收为大生企业董事会、盐垦公司等单位的材料,当时并入第二全宗,实际上破坏了六十年代初所拟定的体例;0号目录的“0”,实为“临”的误字,这部分所收多为信底杂件,当时作“临时保管”处理的,后来的整理者发现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材料,遂改“临”为“0”,并将这部分移至卷首。大生档案在动乱岁月里,竟然还能有机会得以进一步的整理,实在是匪夷所思,真是苍天有眼。1980年代初,南通市档案馆启动第三次大生档案的整理,这也是大生档案全面对外开放之前最后一次系统整理。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 历史上如皋几次疫情是怎样结束的

□程太和

入中国,流行于沿海通商口岸,并向内地扩散。江苏沿江一带,首当其冲。每次长江流域霍乱大流行,通知地区均受波及。严重流行之年,人命朝不保夕。有的地方曾夸张地流传着“早上我抬人,晚上人抬我,夜里无人抬”之说。1946年仲夏和秋末季节,如皋发生霍乱大流行,起初只见一两例、三四例、五六例,后逐日增多,传染猖獗,死亡率随之攀升,一时弄得棺材铺里忙不迭,如皋有德堂的棺材被抬一空。刚死的人等着做棺材。天气炎热,丧家惶惶,无可奈何。面对如此严重的霍乱疫情,如皋医学界临聘徐乃棠、何绍光、贾莅中、陈其华、祝季平、宋永祥等为义务医师,组成如皋时疫诊疗所,设于城区西云路巷卢金松宅内。直到秋末降雨,疫势稍杀,患者逐渐稀少而止。

### 麻风高发,防治结合

如皋西部地区、海安西北部地区历史上是麻风病高发地区。1933年如皋圣教医院附设麻风病诊疗所,主持人是海深德,属美国麻风病救济会、中华麻风病救济会及长老会,1938年因南通地区沦陷而暂停。海深德称该所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麻风病诊疗所。该所解放后曾为如皋县卫生防疫站地址。1957年如皋县于磨头乡设立麻风病防治所,1965年迁何庄乡,1972年迁张黄港江边扩建,改名滨江医院,设皮肤病专科。上世纪60年代以来,如皋县建立健全麻风病三级防治网络,采取线索调查、家属随访、

门诊检查、普查普治等一系列综合防治举措,积极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麻风病发病率逐年下降。

### “白喉”露头,旋即制服

1959年秋,通如地区发生“白喉”大流行,事后统计,此次疫情流行,南通地区发病率为每万人47.74人—68.54人。此次疫情,虽然来势较快,但由于治疗与预防并举,措施得力,很快即被控制。白喉的症状分为局限性症状、全身性症状和中毒性症状三种。局限性症状,主要是一些轻度症状,会有咽部轻度疼痛并伴有一侧或双侧扁桃腺体上有灰白色假膜。全身性症状,主要表现为乏力、发热、全身不适等。中毒性症状,当病情比较严重时,假膜会迅速扩展,出现全身中毒症状,譬如高热、呼吸急促、烦躁、面色苍白、呕吐等,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血小板降低、心律失常等。1959年秋,如皋县白喉流行时,县人民医院指定专门医师,另辟病房收治患者。县政府卫生科还从如城公社、东陈区医院各指派1名医师,前往设在南通县平潮镇的南通白喉隔离治疗站学习10天,学习结束后回原地从事预防治疗工作。如城公社临时建立了白喉隔离治疗站,由宋永祥等医师在县人民医院护理姜静兰等协助下,日夜驻守,专治白喉。用中药加减银翘散或养阴清肺汤给患者内服,以秘制雄黄散吹喉,杀菌去腐,再用青霉素注射剂注射以抗菌消毒,防止并发症。先后治疗白喉50余例,无一死亡。70年代后,如皋县对白喉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十分重视,白喉发生率降为万分之一左右。80年代后基本上无病例报告。



## 张謇讥刺袁世凯

□赵鹏

1915年秋,因筹安会事起,复辟帝制,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消息越传越真,张謇闻知,曾往袁府当面规劝。这事张謇在次年致徐世昌的信里有所叙及:“当筹安会发端之时,正下走襪被出都之日。濒行谒辞皇上,语及君主问题。謇无似,自以获交皇上三十余年,知而不言,言而不尽,隐情惜已非所以对故旧,因本愚鲁之愚,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二小时之久,而督察未竟。”只是没有讲他劝说的内容。《啬翁自订年谱》原本未记此事,后出的《九录》本则添了一句“入府反复苦劝,历二小时”,这一句应该是张孝若编《九录》时增添的。

虽然张謇的文字里没有讲他如何规劝,可民间却盛传一个故事,这故事详略内容或有异,而其主要事实则一。大意是说袁世凯见张謇前来劝说放弃帝制,有意搪塞,辩说即使要恢复帝制,也应让前明皇帝朱家的人来做,还举当时军政界几位姓朱的人物为例。张謇听后冷冷地说,照这样,京城里唱小生戏的朱素云也可以做皇帝啦。这话直呛得袁氏恼羞不已。

这个故事有点像人为编出来的,可是证诸史料,却还真有其事。较早记述此事的,是易宗夔的《新世说》,其记云:“张季直朴讷寡言,然有时出一二隽语,闻者解颐。当袁世凯潜谋称帝,君面质之。袁力辨其诬,且谓:国民如果决定国体,中国有皇帝资格者,第一是宣统帝,第二是衍圣公,若搜求明裔,内务总长朱启铃,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将军朱瑞皆称合格,何必推予?君徐笑曰:然则,唱小生之朱素云,亦有皇帝资格歟?袁为之不怪者寡日。”

《新世说》印行于1918年,可见这个故事早已流传,而《新世说》所记之事,更被蔡元培称为“几乎无一字无来历”,说明可信度高。

张謇与朱素云早就相识于京城,1920年1月7日,在得知朱素云将与梅兰芳一同来通后,他还特地预作题为《不见朱素云三十余年矣,顷与梅郎来通,感而有赠》的两首诗,其诗云:

宣南尘梦不堪思,客到江城鬓亦丝。三十年前相惜意,题名卖过酒家时。

有几不贵养亲钱,袍笏登场尚自矜。剩有江南风景好,明年来趁落花前。

诗中并没有提及举其名讥刺袁世凯的事。但1月12日梅兰芳、朱素云等人到通,张謇在为他们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还是把这个故事讲了。这事被一同与会的昆山方惟一(还)记住,并写进他赠朱素云的诗里。其诗的题目为《闻盛公说朱素云事,即赠》,也是两首绝句:

垂老南州不汝忘,酒边清话少年场。弁山未第知怜惜,第二聪明李桂郎。

历数朱苗到汝身,都城传遍话清新。不须更说华胥梦,潭水潇潇愁煞人。

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传记》里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其说:“等到我父晓得筹安会已经发动,就要组织进行,就立刻进去和他痛切劝说,劝他做中国第一人的华盛顿,不要效法法国立断头台的路易。他一味不承认,并且说他自己怎样也不愿意做皇帝,可是美国人古德诺的共和政体不适宜中国的提议,却有讨论的价值,将来或者让朱明的后裔出来做皇帝,浙江的朱瑞也可以的。我父就笑着回说:‘朱瑞可以做,难道唱戏的朱素云不可做么?’所以后来方惟一先生有一首诗给素云,还提到这几句趣语:‘历数朱苗到汝身,都城传遍话清新。不须更说华胥梦,潭水潇潇愁杀人。’我父和他翻来覆去讲了二三个钟点,结果看他不得醒悟,无可救药,也就立刻抛弃他所有的政治职务,脱离了袁氏做领袖的政府,离开了北京。”

这里又多了举几个外国元首为例的内容,不知是原就有这对话,还是张孝若给演绎出来的。

## 叶恭绰救济如皋灾民

□彭伟

1931年,江淮爆发水灾,高邮湖、运河决堤,洪泽湖涨水,里下河诸县一片泽国。泰州、高邮等处,没人水中。是年8月,《申报》报道:“5月至8月,苏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

在这次中国史上罕见的大水灾中,如皋人全力救灾,载入史册。邑人、书法家、文字学家宗孝忱先生撰有《哀运堤文》写道:

民国二十年孟秋,淮水泛滥,决运河之堤。沿堤各县,多成泽国,民溺死无算。吾邑以地势较高,幸免成灾。灾民来避者千数百人,其散而四方者尚什伯于此也。

所谓“四方者”,是指淮阴、高邮、泰州、兴化等灾民来如避难。仅在10月中旬的两天内,东台因起飓风,水势又涨,约有陈庭海等80人逃至如皋,经沿运灾民委员会同意,在如皋获得收容(见《东台水势又复涨昨日又来大批灾民》)。网上有文记述,如皋灵威观开设“粥厂”,不停熬粥。北大街上董家炭行等商人捐资购米,上百名百姓自愿帮忙,每天供应上万碗米粥。灵威观传下一副对子:灵接天地,威震东南;福照难水,赈泽江淮。

上千灾民得以寄居如皋,不仅仅是一家道观的力量。如皋于是年秋成立如皋县收容沿运灾民委员会即如皋赈务分会。10月12日,如皋赈务分会召开第一次临时会议,去信建设局免去赈务电话费用,又致函全县各募捐团体,所有赈灾财物均交由分会统筹分发。委员会主席马继之登报公示《江苏省如皋县赈务分会通告第一回》,强调凡是以水灾名义在如皋捐事宜,必须先行致函灾民募集旧被褥衣物:“近来天气渐寒,棉衣尤加需要,再灾民宿所仅麦秆一堆,殊难御寒。”

一时间,如皋上下,无论团体,还是个人,大多积极募捐。李堡西场小学童子军自组募捐队。他们在校长陆寄声的带领下,两次前往周边各地募捐,分别捐得20余元、寒衣20多件,10余元、寒衣120多件。其间蒋庄乡冒子章为富不仁,拒绝募捐,遭到舆论牵制。双甸区起初募捐不利,经张燮三、杨振宇等人全力工作,短期内筹集1000余元,如皋县扩大西南六区灾赈委员会登报鸣谢。

个人方面,涌现出多位善士。沙元架、黄琴伉俪登报声明,10月15日长子沙培昌与何季明订婚,婚礼从简,略备国产菜肴,节省浮支用于救灾扶贫。令人感动的还有冯晋诸君。《沈卓吾在沪向叶遐庵募捐洋一千元》(此文刊于《皋报》,叶遐庵误作叶遐辉)记载:如皋名人沈卓吾素来热心慈善事业,向上海友人叶遐庵募捐到大洋1000元,于10月13日由如皋农业银行汇转如皋县收容沿运灾民委员会。叶遐庵即书画家、社会活动家叶恭绰先生。此外经沈先生介绍,慷慨大方的叶恭绰还向如皋育婴所又捐500元大洋。叶先生向如皋共计捐献1500元大洋。《皋报》诸报也刊出新闻或启事,感谢叶遐庵对如皋的支持。

灾难过后,不少难民有感皋人热心、举地安定,选择定居如皋。

##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